

開放文學－江湖俠義－笏山記
第三十四回 迎嬌婿趙鄉長稱公 火蓬婆范佳人破敵

公挪回鄉，即傳鄉勇鋪設賓館，務極華麗。又備朱旄、元鉞、霓旌、日蓋，一路上鳳笙、猿笛，奏大游小游之曲，唱百年萬年之歌。公挪穿紫綺吸花錦袍，髻戴四起銀纓翹雉尾，頭掛貂冠，下拖虎文千折縹繡裙，腰繫石娵辟兵帶，右佩蓮花玉珥劍，左佩夜光三棘符，足穿明珠緝翠小頭鞋，坐豹輪鳳蓋七寶香輿，擁著一群鱗衣羽冠的侍女。麝蘭噴溢，繡〔聯翻〕。諸鄉勇皆虎盔、鼉鎧、彩纜，怒馬出得鄉來。又見四路鄉長皆結旌柝羽，鼓吹鈺鑼，喧闐來會。但聞炮聲連珠不斷，齊奔松林裡的尼庵來。公挪下輿，鄉長鄉勇皆隨公挪後，來拜少青，迎登七寶香輿，公挪執鞭親御。從來的諸娘子，皆繡襖茸帽，各持軍器。春桃隨後，押著兩輛囚車，同回無力鄉。兩旁觀者，無不歡躍。公挪扶少青，同進賓館，當中坐著。諸鄉勇，兩旁肅立。公挪喝左右帶上蒙伯衡。伯衡跪在階下，公挪罵曰：「你這野畜，眼不識人。造淫書犯上為不忠。拿槍入松林欲乘危下石，是為不仁。致諸妹皆遭殺戮，是為不友。自作不逞，斬父之嗣，是為不孝。有此四惡，宜以四馬裂其四肢。」春桃上前，揪了伯衡的頭髮，牽將下去。只見一人慌忙哀叫曰：「刀下留人。」此人就是蒙鄉長開泰。跪在一旁泣訴曰：「某只得這個不肖孩兒，雖是不仁，願鄉長開恩，為某延一線的嗣續。」公挪曰：「我公挪那曾經這等侮弄，這人不殺，倘侮某的依樣胡蘆，這還了得。汝縱子為惡，本該先殺，今戮兒留父，便是開恩，何復絮絮。」開泰只是磕頭，不肯起來。少青曰：「今某初來，未成吉禮，不宜先見殺戮。願鄉長開一線之恩，使蒙鄉長領回教導，再犯是不赦的。」公挪曰：「今聽莊公說情，饒這廝性命，便是這廝造化。但活罪難饒。」喝人拖翻，春桃拿條大棒打了四十，打得半死不死的。開泰含著淚，攙著伯衡，歎口氣下去。少青喚轉來謂之曰：「你兒子想無室家，妄思趙鄉長，故此打錯了念頭。某這裡有個女鄉勇春桃，十分驍勇，且性格嚴正，可以輔助你兒。某作冰人，給你娶為媳婦，可豫意麼。」開泰打個恭，曰：「莊公不棄，賜我兒室家，何敢多卻。」只見春桃氣忿忿地走上前曰：「我看春桃是沒人要的麼，何苦定嫁這廝。我看這廝，終久是不長進的。」公挪曰：「莊公做主，汝何敢推卻。某有一根五色打夫棒賜汝。他若行止不端，汝便將這棒打他。他動一動便來這裡告訴。」春桃沒奈何，應允去了。又喝人帶上趙公則來。公挪罵曰：「你既是個人時，不應唆人調戲妹子。到底自家骨肉，何忍刺出妹子的腸來。若不是神明庇佑，今日讓你做人。你既不以妹為妹妹，何敢以兄為兄。左右是個仇人，仇人被擒，是萬萬不赦的。」喝聲與某斬了。聲未畢，只見趙夫人哭將上來，含著淚曰：「我生你四個哥哥，後來又生了你。三哥四哥已戰死了，大哥呢被你打斷了右臂，是個半人兒了。只剩你這個哥哥。四個嫂嫂已亡，又無兒子生下。你若不赦他時，你父親是絕嗣的了。你憐著蒙鄉長無後，赦了伯衡。自己的哥哥卻容不得麼。」說得公挪珠淚兒滿臉，嗚嗚咽咽，不能作聲。夫人謂公則曰：「總是你乾的不是，你今兒跪在妹子跟前，陪了罪。妹子看著為娘的臉上，是饒你的。」公則沒奈何，跪著，曰：「是為兄的錯了，望妹妹念同胞之情，恕為兄一命，容改過自新罷。」公挪哭得依舊不能作聲，以手揮著。少青曰：「舅舅請起。鄉長既恕伯衡，無不恕舅舅的。」夫人拉公則去了，無知與少青攙著公挪進裡面慰勸了幾回，才收了淚，打點洞房的事。公挪渴想了這兩年，此夕才遂了平生之願。一對兒鳳友鸞交，心足意滿，將竹山諸娘子丟在腦後了。

公挪御下，未免剛愎害事，法令漸漸的壞起來。今得少青無知輔理，置腹推心，恩威並濟，鄉勇鄉民莫不歡喜。又向險隘處，多造砦柵，建新教場，重練士卒，諸鄉來投者，不可勝計。比無知未去時，更覺強盛。原來無力山地廣人稀，與本鄉毗連的利、定、平、章四鄉外，尚有十一鄉。這十一鄉歲谷惟供紹莊。少青乃約集諸鄉長，會於杉嶺，議改鄉為莊。其時不到赴會者，惟白狼、橫窖二鄉。其餘皆願供歲谷若干，擁立公挪為無力莊莊公。少青擇正月十五日，祭旗興師，往伐白狼、橫窖。白狼鄉長范仁，橫窖鄉長宗盛，皆使人求救紹莊。紹莊公潛光養精蓄銳，兵勇俱雄猛，正欲潛襲可莊，忽聞這個消息，集謀士莊勇酌議。呼家寶曰：「無力趙公挪，井蛙自大，僭鄉為莊，自稱莊公。今無力山下十一鄉皆背吾盟，改而事趙。惟白狼、橫窖猶思附我，此不可不爭也。」丁勉之曰：「無力窮僻之鄉，能用其眾，偏師攻之，必難取勝。全力攻之，又恐曠日需月，糜我軍糧，不如潛師襲可。可莊破，則宅中而圖。威震四塞，王業可成。」家寶曰：「不然。昔武鄉侯伐魏，必先孟獲者，何也？成師以出，無後顧之虞也。今之無力，吾之孟獲也。率吾數千之眾，大會諸鄉，可得兵五萬。無力破，執公挪而戮之，諸鄉誰敢不服。西北既定，然後轉旆東南，用全力以攻可。可莊破，十字之關雖固，吾知其不遑寧處矣。」潛光曰：「善。」乃興師。二月朔，大會諸鄉之兵，至於烏溝。時白狼、橫窖二鄉，趙兵攻破已久。逐范仁，而立范仁之女範百花為鄉長。使贅趙公則為婿。誅宗盛，而立趙春桃為鄉長，以婿蒙伯衡副之。會伯衡之父開泰卒，因取定鄉之地，建定軍關，以屯諸軍。聞紹兵至，乃以本莊合十四鄉之兵，共得萬人，營於烏溝之北。

相持十餘日，紹軍不能逾溝。蓬婆鄉長呼貴卿，言於潛光曰：「溝之上流有象鼻灣，其水甚淺。某欲率本鄉之兵，夜中潛渡，擊其後勁，彼軍必亂。公先使人紮竹為筏，乘其亂，附筏逾溝，前後夾攻，趙軍可破。」潛光從之。更使莊勇紹海深率兵五百助之。是夜，月黑星稀。二更時候，齊至象鼻灣。貴卿曰：「東頭岸闊水淺，我軍從這裡涉水而過。西頭水深岸狹，原有個獨木橋。莊勇使人備些長木，旁獨木橋紮好，從橋上渡過，在檜林裡取齊。」海深曰：「正符某意。遂教軍士斫木紮橋，措置停當，約莫三更。引本部兵潛渡了橋，來覓檜林。忽聞炮聲驟發，不知何處亂箭射來。急退軍時，橋邊有兵守著，黑暗裡箭飛如雨。眾軍皆射落水中，大半淹死。正在蒼黃，忽然喊聲四起，回望火把齊明，一彪軍追來。海深拖著刀，沿溝而走。聞檜林裡有人高叫曰：「降者免死。」錯愕間，左臂已中了一棒，跌下馬來，被趙軍縛了。餘兵見海深被捉，盡乞降。檜林中，火光如晝。石上坐著一個女將，橫著槍笑曰：「果不出無知軍師所料，我范百花待得久了。」又見一個人牽著呼貴卿，左右臂皆帶著箭，使人拔了箭，將二人陷上囚車，解往大寨去了。百花復點軍馬，令各帶引火之物，乘夜渡過木橋。知紹軍糧草，盡屯蓬婆，使新降軍卒引導，至屯糧處，天尚未明，一齊放火。紹軍仰望東北角，殘星皆紅，火光互天。懼蓬婆有失，即使莊勇尹百全，與上埗鄉長弗家珍，鐵山鄉長丁潛龍，引兵六百，來蓬婆看火。正入一山峽，峽中巨石林立，石縫中有箭乘旭光射出。剛欲退時，後面有軍攔住。一將揮雙斧大叫曰：「我趙聯奉將令截你歸路，你們的糧草燒個盡了。不下馬受縛，做個飽鬼，更待甚麼。」百全大怒，揮槍來戰趙聯。時天色大明，曉日初升。正苦紅芒射眼，只聞弗家珍大呼曰：「莊勇休戀戰，石縫的箭來得密了。」呼未完時，家珍已翻身墮馬，不知何處箭中心窩，翻於馬下。百全見前有亂箭，只得盡力來戰趙聯。趙聯才轉得一轉，百全虛格一槍，已衝出峽外，獨自一騎走了。趙聯不來追趕，正招降峽裡的殘軍，而范百花已將潛龍擒住了。